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## 賀琛傳

——《南史》卷六十二

### 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〔一〕此等語，與孫權詰陸遜語同。

——毛澤東讀李延壽《南史·賀琛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〇七頁）

〔二〕「專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，梁武有焉。

——毛澤東讀李延壽《南史·賀琛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〇八頁）

### 【解析】〔一〕

《南史·賀琛傳》中談到賀琛上書，梁武帝一一駁斥的事，毛澤東寫了三段評語，對梁武帝晚年的昏庸和衰亡作出了結論。

據史書記載，梁武帝大同十一年（五四五年），即梁武帝被困餓死臺城的前五年，當時身為散騎常侍的賀琛，上疏陳述四事，大意是：一、現在北方已向我們屬服，正是我們生聚教訓之時，但

天下戶却在減少，這是地方官州長、郡長騷擾勒索的結果。二、天下郡縣長所以貪污殘暴，在於風氣奢侈糜靡，逼他們如此。因此要提倡純樸儉節之風。三、有的小人上書只求升遷邀寵，陛下應該詳察。四、現今天下太平，沒有戰爭，可是，勞民傷財的事却似乎沒完沒了。陛下最好能够減少工程，與民休養。奏章呈上之后，梁武帝蕭衍大怒若狂，立即將起草詔書的官員（主書）召到面前，親自口述斥責賀琛的聖旨，大意說：我主持帝國已有四十余年，宮門轉報上來的正直言論，每天都能聽到，跟你的没有什么不同。你的這個奏折只是加深我的困惑而已。你身居高位，應為朝廷着想，而不要像那些膚淺卑劣的人一樣，為了提高自己的名氣，而到處宣傳說：我能够上奏皇上，只恨忠言不能得到採納。然后以自己所謂的「勤儉勞明」對賀琛的奏條一一駁斥，並說，對那樣過失，「你為什麼不能指名道姓地講出來，……你如果不能椿椿件件，明白列出，就是欺騙蒙蔽我，打擊朝中主事之人。你現在應該再行奏報，我自然會仔細閱讀。」在這種情況下，賀琛只得上書承認自己的「錯誤」，請求寬恕，不敢再多言。

事實上，賀琛的這個奏折正是言中了時弊，才引得自以為是的蕭衍赫然震怒，拚命袒護自己的短處，夸耀自己的優點。一代雄才大略的開國之君，竟然以「自己而得，自己而喪」的悲劇終結，從這也許可以看出某些原因。

毛澤東的上述批語寫在這段記載的天頭上，既是對整個內容的總的看法，更重要指「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車讜言，日聞聽覽，每苦恹恹，更憎昏惑」而言。這是梁武帝自己表功，對忠言覺得逆耳難聽而發的斥責。孫權是三國時吳國的國君，頗有作為。陸遜是他手下繼周瑜、魯肅、呂蒙之后的得力名將，在荊州破襲關羽。在西陵敗劉備，「陸遜火攻而蜀幾亡」，功勞卓著，深為孫權所

倚重。然而在陸遜上書勸孫權「施德緩刑，寬賦息調」后，也曾遭到類似駁斥。黃武五年十月（二二七年），陸遜上表陳述應該辦的事，勸孫權施行恩惠，減輕刑罰，放寬田賦，停止征收戶調，在奏言中有「忠讜之言，不能極陳，求容小臣，數以利聞」等句，意思是說：「忠誠的話語，不敢全部向您陳述，只有那些求得苟免容身的小人，才屢次以功利的主張向您嘮叨。孫權見到這道奏折后，心里可有點不痛快，特意答復道：法令的設置，是用它來阻止邪惡的壞事發生的，可以戒備尚未產生的犯罪行為，怎么能不設置刑罰以威服小人呢？這叫先有法令，而后能依法處治，不想使有犯法的人罷了。您以為刑罰過重，我又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呢？只不過不得已而這樣做罷了。現在根據您上表的意見，重新諮詢商量，務必使法令合符實際情況。再說，親近的盡力提出規勸的建議，親屬不時進行補其愆過、察其得失的勸誡，以此來糾正君主的錯誤，並表明自己的忠實可靠。」（《尚書》中說過「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」）我假如不同意你的看法，你便不要當面屈從我。」我難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不樂于聽取忠誠的話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嗎？您却說「不敢全部陳述」，又怎么能算是忠正的好話呢？如果地位低下的臣民中，有可以錄用的人，難道能够因人廢言，不加采納嗎？一味地諂媚討好別人，我雖然愚昧不明也能識別出來。至于征發戶調一事。只因天下尚未安定，統一的功業得靠大家的支持才能成功。如果只想守住江東地方，推行寬仁的政治，兵力自然够用，還用得着征發戶調嗎？只因自守江南，不求進取才顯得淺陋無志啊！因此若不預先征發戶調，恐怕臨時征調就不那麼便當了吧！而且，我和您，貴賤尊卑的名分和禮義很不相同，但榮枯憂喜實在是一樣的，您在來表中說到，不敢和衆人一樣苟安以求暫且免禍，這正是我所期望于您的啊！于是孫權下令有關官吏寫出全部法令條款，派郎中諸逢，送給陸遜和諸葛瑾審查，感到

不合理的地方讓他們增刪修改。

孫權和梁武一樣聽到批評意見便如哽在喉，忍不住「仗義」指責臣下。然而，他們的處理方法却迥然不同，因而兩人的結局也有天壤之別。孫權為用人用柔勝剛，陳壽以勾踐相比，在危難時能接受逆耳之忠言，兼之陸遜忠愜可仰，實為「社稷之臣」。故孫權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建議，減輕了刑罰，后又接替顧雍為相，委以重任，所以吳國在孫權手中處于興旺時期。而梁武却不然，不僅這些中肯的建議沒有接受，而且從此言路日蹙，小人日衆，不到五年，遭侯景之亂而餓死臺城，喪失了一手打出來的大好基業，悲劇的根子早就埋下了。

〔一〕見《三國志·吳書·吳主傳第二》

【解析】〔二〕

「專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，見《漢書·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》。鄒陽，西漢時齊之賢士，《史論》中將鄒陽與魯仲連合成一篇，認為兩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能「以禮諫君」。鄒陽先在吳王劉濞手下，見他陰結朋黨，準備謀反，以秦為喻上諫，不聽，仍與枚乘、嚴忌等投奔梁國跟隨孝王。鄒陽為人有智略，忼慷不苟合，因而遭梁王部下羊勝、公孫詭等人的嫉妒陷害，說鄒陽從吳王處來，懷有二心。孝王不察，一怒之下將他抓入大牢，準備殺掉。鄒陽在監獄里，寫了一道奏書辯白。說到司馬喜在宋封為中山相，範雎在秦封為應侯，齊王用了仇人管仲而成就了大業，三人都立了功勛。而「孔子因季孔之說逐于魯，墨翟因子冉之計囚于宋」，這真應了「故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妒；士無賢不肖，入朝見嫉」的老話。「今人主沉諂諛之辭，牽帷廡之制，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，此鮑焦所以

憤于世也。今欲使天下寥寥之士籠于威重之權，脅于權勢之貴，回面汙行，以事諂諛之人，而求親近于左右，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。」真正能用賢才的主上，「感于心，合于行，堅如膠漆，昆弟不能離，豈惑于衆口哉。」故偏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。」梁王見了這篇上書，大為感動，立即釋放了鄒陽，尊為上賓。

梁武帝引鄒陽「偏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，本來是反駁賀琛「百司莫不奏事，詭竟求進」的意思是說大家上奏，本是好事，這樣就可以防止偏聽偏信。然而事實上梁武帝晚年却是專聽獨任的。他寵信朱异、周石珍、蕭正德等人。完全聽不進任何不同的。當初侯景求降時，尚書僕射謝舉等官員一致反對，認為連年以來，與東魏邦交敦睦，沒有戰爭，而今突然收容他們的叛徒，並不適宜。但梁武帝却說：「我在正月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中原所有的州郡都獻出土地向我們投降，我們君臣狂歡慶賀」。朱异揣摩了梁武帝的心理，迎會說：「這是天下統一的征兆」。自從陛下登極以來，在你英明的領導之下，無論南北，人心歸附，只恨沒有機會完成他們的心願罷了。現今侯景獻出東魏一半的土地，如果不是老天要他改變主意，賢士贊成他的計謀，怎么能發生這種事情！拒不接受，恐怕斷絕以後英雄豪杰的回歸道路。利害非常明顯，請陛下不要有太多的顧慮，惑于其它人的說辭」。梁武帝遂決定收容侯景。當時的周弘正說：「我國的動亂已經開始了。」埋下了禍患之根。侯景本是反復無常的小人，后又因梁武帝不聽傅岐之勸而採納朱异「且得靜寇息民，于事為便」之諂言，執意與東魏重修舊好，斷了侯景的后路而不得不反，引發了侯景圍攻建康。梁武帝在城陷后被執于臺城，活活餓死。實乃自取其咎。真所謂「好諂則巧佞者進」，所以毛澤東認為梁武帝以「偏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來指責別人，自己正犯了「偏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的大錯，才落到亡

國喪身的地步。

毛澤東善于以史為鑒，十分自然地以得自歷史的見解、經驗、理想應用於現實問題。他在《矛盾論》中指出：「唐朝人魏征說過：『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』也懂得片面性不對。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，往往帶片面性，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。」毛澤東在這裡引用《資治通鑒》上唐太宗與魏征的典故，其意與「專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大致相同，告誡黨內看問題，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，全面地了解情況，才能明辯是非，如果只聽一方面的話就是偏聽偏信，必然會造成錯誤的判斷。毛澤東還認為，所有干部都應當增強民主意識，樹立民主作風。要密切聯系群眾，尊重群眾的合法民主權力，切實把自己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，積極創造條件，保證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，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。他指出必須堅決反對和克服家長制的作風，不能搞「一言堂」，要搞「群言堂」；不能「偏聽」，一定要「兼聽」；要允許和鼓勵別人講不同的意見，甚至是反對自己的意見，實行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，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」。毛澤東的這些論述，這些有益的格言，不僅在當時有很强的現實意義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，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，要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科學的決策，仍有強大的生命力。

【原文】

琛字國寶，幼孤，伯父瑒授其經業，一聞便通義理。瑒異之，常曰：「此兒當以明經致貴。」瑒卒后，琛家貧，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。雖自執舟楫，閑則習業，尤精《三禮》。年二十余，瑒之門徒稍從問道。

初，瑒于鄉里聚徒教授，四方受業者三千余人。瑒天監中亡，至是復集，瑒乃築室郊郭之際，茅茨數間，年將三十，便事講授。既世習《禮》學，究其精微，占述先儒，吐言辯潔，坐之聽受，終日不疲。

湘東王幼年臨郡，彭城到溉爲行事，聞瑒美名，命駕相造。會瑒正講，學侶滿筵，既聞上佐忽來，莫不傾動。瑒說經無輟，曾不降意。溉下車，欣然就席，便申問難，往復從容，義理該贍。溉嘆曰：「通儒碩學，復見賀生。今且還城，尋當相屈。」瑒了不酬答，神用頽然。溉言之王，請補郡功曹史。瑒辭以母老，終于固執。

俄遭母憂，廬于墓所。服闋，猶未還舍，生徒復從之。瑒哀毀積年，骨立而已，未堪講授。諸生營救，稍稍習業。

普通中，太尉臨川王宏臨州，召補祭酒從事，瑒年已四十余，始應辟命。武帝聞其有學術，召見文德殿，與語悅之，謂僕射徐勉曰：「瑒殊有門業。」仍補王國侍郎，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，參禮儀事。累遷尚書左丞，詔瑒撰《新謚法》，便即施用。……

瑒性貪嗇，多受賂賂，家產既豐，買主第爲宅，爲有司奏，坐免官。后爲通直散騎常侍，領尚書左丞，參禮儀事。瑒前后居職，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，每進見武帝，與語常移晷刻，故省中語曰：「上殿不下有賀雅。」瑒容止閑雅，故時人呼之。遷散騎常侍，參禮儀如故。

時武帝年高，任職者緣飾奸諂，深害時政。瑒啓陳事條封奏，大略：其一事曰，今北邊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訓之時，而天下戶口減落，誠當今之急務。國家之于關外，賦稅蓋微，乃至年常租調，動致逋積，而人失安居，寧非牧守之過。其二事曰，「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，罕有廉白者，良



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。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尚清白，安可得邪？今誠宜嚴爲禁制，導之以節儉，貶黜雕飾，糾奏浮華，使衆皆知變其耳目，改其好惡，則易于反掌」。其三事曰，「斗筭之人，詭競求進，運挈瓶之智，徵分外之求，以深刻爲能，以繩逐爲務，長弊增奸，實由于此。」

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，黜其殘愚之心，則下安上謐，無徵幸之患矣」。其四事曰，「自征伐北境，幣藏空虛，今天下無事，而猶日不暇給者，良有以也。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，事省則養人，費息則財聚。若言小費不足害財，則終年不息矣，以小役不足妨人，則終年不止矣」。書奏，武帝大怒，召主書于前，口受敕責琛曰：「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車謙言，日聞聽覽。每苦倥傯，更增慙惑。卿珥貂紆組，博問洽聞，不宜同于榻草，止取名字，言我能上事，恨朝廷不能受。卿雲「今北邊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訓之時，而人失安居，牧守之過」。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，縱不盡善，不能皆惡。卿可分明顯出其人。卿雲「宜導之以節儉」。又雲「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」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」。朕絕房室三十余年，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余年，于居處不過一床之地，雕飾之物不入于宮，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飲酒，受生不好音聲，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。朕三更出理事，隨事多少。事或少，中前得竟，事多，至日昃方得就食。既常一食，若晝若夜，無有定時，疾苦之日，或亦再食。昔腰過于十圍，今之瘦削，裁二尺余。舊帶猶存，非爲妄說。爲誰爲之？救物故也。《書》雲，「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」。向使朕有股肱，可得中主，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。「不令而行」，徒虛言耳。卿又雲「百司莫不奏事，詭競求進」。今不許外人呈事，于義可否？以噎廢餐，此之謂也。若斷呈事，誰尸其任？專委之人，雲何可得？是故古人雲，「專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。何者是宜，具以奏聞。」琛奉敕但謝過而已，不敢有所指斥。

太清二年，爲中軍宣城王長史。侯景陷城，琛被創未死，賊求得之，與至闕下，求見僕射王克，領軍朱异，勸開城納賊。克等讓之，涕泣而止。賊復與送莊嚴寺療之。明年，臺城不守，琛逃歸鄉里。其年，賊寇會稽，復執琛送出都，以爲金紫光祿大夫。卒。琛所撰《三禮講疏》、《五經滯義》及諸儀注凡百余篇。子翊，位巴山太守。

### 【譯文】

賀琛，字國寶，年少時父親已亡，由伯父賀瑒傳授經書和其他知識，每聽一遍，就能明白要義。賀瑒很吃驚，常說：「這個孩子會因為通經書而顯貴」。賀瑒死后，賀琛家貧，常常往返于諸暨去賣粟養母。雖然是自己操舟勞碌，但一閑下就學習，尤其精通《三禮》。二十多歲時，賀瑒的門徒漸漸跟隨他求學問道。

早先，賀瑒在鄉里收授學生，周圍有三千多人得到他的教誨。天監年間，賀瑒去世后，這些門徒又都聚集起來。賀琛在郊外修建了一些校舍，都是一些茅屋。年近三十時，便從事授業。主要是禮學，探究精微，追述先儒，言辭有說服力。學生們坐着聽講，終日不倦。

湘東王年青時臨郡，彭城人到溉擔任行事一職，聽說賀琛美名，命他駕車造訪。時逢賀琛正在講課，學生滿座，聽說到溉來到，無不驚動，只有賀琛講經如故，一點不在意。到溉下車，高興地就坐，問一些疑難之題，賀琛從容對答，義理詳盡。到溉嘆息說：「等我再學一些儒學，再來與你論道，今天先回城，恰當的時候願你能屈尊相就。」賀琛沒有說話，到溉神情失望。到溉回去向湘東王說了此事，請求他讓賀琛來輔佐政務。賀琛以母親年老，堅決辭謝。

不久賀琛母親去世，賀琛在母墓旁築廬守孝，直到孝期已到，還不肯回家。他的門徒也與他一起守孝，這樣在悲哀中過了半年。賀琛已形削骨立，根本不能講課。門徒們傾力相救，賀琛才勉強可以講課。

普通年間，臨川王召見賀琛，讓他作祭酒從事，賀琛年已四十多，才開始走上仕途。武帝聽說賀琛有才學，於是召見他到文德殿，與他談話后很高興，對僕射徐勉說：「賀琛確有學問。」於是任命他作王國侍郎，后又遷任中書通事，參與朝廷禮事。后遷任尚書左丞相，受命起草《新謚法》，完成后就頒布施行了……

賀琛性貪婪，大量接賄賂，家產很豐足。買皇上的地產為家宅，被有關官員參奏，獲罪免官。后来又當了通值散騎常侍、尚書左丞相，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事。賀琛先后當上這個職位，凡是朝中和皇族的禮儀都是他創定。賀琛每次進見武帝，和他說話經常到中午時分。因此朝內有人說：「上殿不下有賀雅。」賀琛舉止從容閑雅，所以人們又稱他為賀雅。后遷任散騎常侍，參禮儀與以前一樣。……

后来武帝年高，當職的人多虛飾讒諂，對時政影響很壞。賀琛就此寫了一篇奏書，逐一針對這些事情加以建議，其中一事是：「今北患已除，正是休養生息加強教化的時候，但天下人口減少確實是當務之急。關外稅賦日減，以至于每年常常調補，百姓不能安居，這難道不是牧守們的責任嗎？」第二件事是：「現在天下官吏之所以都貪婪殘忍，少有廉潔的，確實是風氣侈靡所導致，如果要使官吏都廉潔怎么可能呢？現在確應嚴加禁制，倡導他們尚節儉，去虛飾，這樣要使民衆都知道改變觀念，知好惡，那就易如反掌了。」第三件事是：「一些肖小之輩，竟相以詭辨之才以求

進仕。用小智求份外之名。以偏深為能事，以流行為急務。長期以來，使惡習日增，現在如果能使他們公正平直，去除殘愚之心，那麼下靜上安，再沒有存僥幸之心的憂患了。」第四件事是：「自從征伐北方以來，國家財力空虛，現在天下太平無事而仍不能滿足需要，這樣的情況已很久了。國貧則應該息事端并節省開支，事少人力可以得到休養，節支財力可以得到聚積。如果說小的開支對財力沒有影響，那麼終年都不會節省，小的事情使人力不會受太大影響，那整年都不會終止。」

奏書送上去后，武帝大怒，把負責書寫文件的人叫到面前，親自口授指責賀琛：「我得天下四十多年，每天勞于政務，苦于奔波，日漸昏惑，你養尊處優，博聞廣問，不宜再同坐一起了。你說「今北邊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訓之時，而人失安居，牧守之過。」但大澤之中，龍蛇混雜，即使不全是好的，也不全是壞的。你可以把它們區分開來。你說「宜導之以節儉」。又說「至道者必以淳素為先」。此話太好了。孔子說，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我已二十多年不近女色，沒有家室，居不過一床，美飾之物從不進宮，這也是人所共知的。不飲酒，不聽音樂，因此朝中宴席從不奏樂。我三更便起來處理公務，不管事多事少。有時事少午前就完了，事多時則要到第二天中午才進食。通常一頓飯，或在白天，或在夜里，沒有定時。過去我腰過十圍，如今瘦削，僅二尺多。過去的衣帶還在，不是妄言。這些都是為誰呢？只是因為希望濟世救民罷了。書上說：「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。」如果我有股肱相助，也可以使他們為我效力。何至于像現在做的都是七品官以下的的事情。所謂「不令而行」，只是一句空話罷了。你又說「百司莫不奏事，詭競求進。」今不許外人呈奏，這樣做仁義嗎？因噎廢食就是說的這種情況。如果斷絕了外界的奏聞，誰又來負

責那些事呢？專門委派人，又怎么能做到呢？因此古人說：「太注意聽信一方面意見就容易產生奸佞之人，太依重于一方面的人就容易產生叛亂。」哪些是對？哪些是錯？還望你指教。」賀琛從此不敢有所指斥了。

太清二年，賀琛任中軍宣城王長史。侯景攻陷城池，賀琛受傷未死，為賊所擒，抬到城下，求見僕射王克、領軍朱异，勸他們開城，讓自己進去。王克等答應了，才停止哭泣。幾個賊人又把他抬到莊嚴寺治療。第二年，臺城失守，賀琛逃到鄉下。當時，賊犯會稽，又抓住他送出都城，讓他做金紫光祿大夫。后死去。賀琛所撰寫的《三禮講疏》、《五經滯義》及其他儀注等共一百多篇。有子賀翊，做過巴山太守。

## 王建傳

——《北史》卷二十一

### 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「一」王建庸人，不知政治。

——毛澤東讀李延壽《北史·王建、羅結、樓伏連……列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一二頁）

「二」冤哉枉也。

——毛澤東讀李延壽《北史·王建、羅結、樓伏連……列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一三頁）

### 【解析】「一」

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的將領，在北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，王建隨拓跋珪轉戰疆場，屢有建樹，也做過左大夫、散騎常侍、冀、青兩州的刺史，被封為真定公。

毛澤東批注的：「王建庸人，不知政治。」是針對在北魏對后燕的兩次戰爭中，王建一句話所

引起的后果。

北魏對后燕的第一次戰爭是參合陂之戰。

三九五年，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寶統兵八萬，進攻北魏。這一年七月，后燕軍隊到達王原。

拓跋珪得知后燕軍隊北上的消息后，將部落、畜產和二十余萬大軍遷到黃河以南（今內蒙古伊克昭盟），以避開后燕軍的鋒芒。后燕出兵三個多月，找不到北魏的主力，到當年十月北方漸入寒冷時，后燕軍無心戀戰，準備后退。拓跋珪在此期間，派軍隊截斷了慕容寶與后燕都城的聯絡道路，并散布后燕皇帝慕容垂病逝的消息以動搖后燕的軍心，同時部署自己的軍隊對后燕軍隊形成包圍的態勢。

慕容寶離開中山城時，七十歲的父皇正在臥病，他離開后，又一直没有得到消息，忽然傳說父皇死了，慕容寶本就有點猶豫的心，更加不安，于是，他決定率兵后撤。

十月下旬，慕容寶燒掉渡河的船隻，準備退兵。當時河上只結有薄冰，慕容寶滿以為退兵之后，北魏軍一時還過不了黃河。所以，沿河沒有設一個斥候。十一月初，天氣陡然寒冷，接連刮了幾夜寒風，黃河頓時千里冰封，拓跋珪見后燕軍后退，忙帶了兩萬兵馬，渡河急追后燕軍。十一月九日，后燕軍至參合陂（今內蒙古涼城縣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溝）東，遇大風從背后刮來，天空黑雲彌漫，行軍非常困難，后燕軍不得已安營扎寨。入夜，后燕主帥慕容寶麻痺輕敵，不設防備而安寢。這時，北魏軍日夜兼程，至參合陂西，拓跋珪乘夜部署各軍，準備凌晨向后燕軍大舉進擊，士卒銜枚，束馬口潛近。

第二天清晨，初升的太陽照在山頭上，一點也沒有覺察出追兵已在近前的后燕軍，正準備繼續東行，忽然發現北魏的兵馬閃爍在朝陽燦爛的群山之中，后燕軍頓時一片混亂，拓跋珪揮軍從山上殺下，直冲燕軍營，燕軍無心戀戰，爭相涉水逃命，人馬相擠，溺死、壓死者成千上萬。

后燕軍的退路早被拓跋珪斷絕，因而，后燕軍隊四、五萬人走投無路，束手就擒，慕容寶單騎逃脫。

怎么處理這四、五萬人俘虜，是個大問題，拓跋珪當時想將俘虜中有些本事的人留下后用，其余數萬俘虜給他們些衣服、糧食，將其遣散回家，讓后燕人知道自己的恩德。

但拓跋珪手下的重要將領王建表示反對，王建認為：慕容寶剛剛在此敗北，后燕主力部隊已被捕獲，后燕國內正是空虛一時，如果我們將這些俘虜放了，正好又使后燕補充了兵力，這樣的做法等于縱敵生患，不如將這些人殺了，将后燕的主力滅掉。拓跋珪很猶豫，但是其他將領都贊同王建的主張，王建此人又固執，堅決主張殺掉這些人，于是，后燕四、五萬人馬便被北魏活埋了。

第二年，慕容垂決心報仇，他不顧年老力衰，率領燕國僅有的部隊進攻北魏。大軍人馬到了參合陂時，見去年燕軍被殺者骸骨堆成了山，特立壇祭祀，一時舉軍慟哭，聲震山谷，慕容垂因悲傷過度，嘔血病發，于是，后燕退守平城，拓跋珪還是老辦法，避實就虛，退保陰山。慕容垂在平城幾日，病重，后燕只好退兵，慕容垂死于途中。

慕容垂死后，太子慕容寶即位。這一年，拓跋珪也稱帝。拓跋珪稱帝后，便舉兵向后燕進攻，第二年，便奪取了后燕的最后三城的中山、鄴、信都，滅了后燕。

在攻打后燕這三個軍事重鎮時，王建為冠軍將軍，率部攻信都，拓跋珪親率大軍攻中山。



在進攻信都和中山時，魏軍遇到了后燕軍隊的頑強抵抗。王建攻信陽，六十余日未攻下，士卒死傷甚衆，信都城內的軍民雖傷亡也很大，但就是不投降，后來只好拓跋珪率部助攻，守城主將弃城逃跑后，信都才降于北魏。

拓跋珪大軍圍攻中山時，遭到了中山軍民的抵抗，迫使北魏軍圍困中山整整達十個月，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后，才由于中山城中后燕的内訌，占據了中山城。個中原因，書中記到：「車駕幸鉅鹿，破寶（慕容寶）衆于柏肆塢，遂圍中山，寶弃城走和龍，城內無主，將夜入，乘勝據守其門。建（王建）貪而無謀，意在虜獲，恐士卒肆掠，盜亂府庫，請候天明，帝（拓跋珪）乃止。是夜，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闐為主，遂閉門固守。帝乃悉衆攻之，使人登巢車臨城，招其衆。皆曰：「但恐如參合之衆，故求全月日命耳。」這就是說，后燕中山城軍民為何拼命抵抗北魏，實在于他們怕投降后再被殺害。

這就是王建坑殺俘虜的后果，因而，拓跋珪憤憤地「唾其面」，怪罪王建當初坑殺俘虜的建議。

毛澤東在看了《北史·王建傳》中記載的這段史實后，寫下了『王建庸人，不知政治』的批語。

毛澤東說王建是個庸人，不懂得政治，實質上就在批判王建在北魏與后燕參合陂之戰中，坑殺四、五萬后燕降軍之事。

衆所周知，作為政治家、軍事家，革命領袖的毛澤東歷來是極反對殺俘虜的。毛澤東在讀《二十四史》時，凡看到有殺俘虜之處，都有批示，其大意均為『不可殺俘虜』。

毛澤東歷來看重人，他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在人而不在物。戰爭的成敗在于人心的向背，政權的鞏固實也在于人民大眾的支持，對於放下武器、不再作抵抗的俘虜，用暴力手段進行殘